

秋风漫漫书卷香

杨丽丽

入了秋，风就有了模样。不再是盛夏那种黏腻的热，也不是寒冬砭骨的冷。它裹着桂树的甜、梧桐的脆，从窗缝里溜进来时，总让人想做点慢腾腾的事——比如摊开一本压在柜底的旧书，让秋风替我翻开一页，听墨香和秋香缠在一起说话。

我总觉得，秋天和书是天生的知己。你看春日里要赏桃花、听燕语，心思都散在枝头；夏日里贪凉躲雨，连翻书都嫌手心出汗；冬日里裹着厚棉絮，又少了点清灵气。唯有秋天，天是高的，云是淡的，阳光斜斜地洒在书桌上，把铅字都晒得暖融融的。记得汪曾祺先生写过，他在昆明的秋天里，常揣着本《世说新语》去翠湖边，看红嘴鸥掠过水面，风一吹，书页哗啦啦响，倒比鸥鸣还动听。我虽没见过那样的景致，但在自家廊下读旧诗时，总觉得自己也沾了点先生的闲趣——原来读书的快乐，一半在文字里，一半在这秋风的意境里。

古人说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可

我觉得，秋天读诗书是“气自华”里还添了点“意自闲”。前几日翻到李清照的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，以往总觉得这句子里满是愁绪，可那天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掀得书页轻轻颤，忽然品出了不一样的滋味——这不是愁，是秋光里的清寂，像白茶泡到第三道，淡却有余甘。想来她写这句时，案头定也摊着书吧？不然怎会把西风与书卷的滋味，糅得这样匀。还有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我总疑心他采菊时，袖口里定揣着卷《楚辞》，不然那“悠然”里，怎会有这般浓的墨香？

说起秋风与书的趣事，倒想起老舍先生的一段往事。他在《我的母亲》里写，小时候秋天夜里，母亲在灯下做针线，他就趴在桌边读《论语》，院子里的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，混着母亲的针线声、书页的翻动声，成了他一辈子忘不掉的“秋夜交响曲”。我读这段时，正对着窗外的老梧桐树，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，忽然就

红了眼眶——原来最好的书香，从不是孤孤单单的墨味，是混着生活气息的暖。就像我如今读累了书，便去院子里摘几朵桂花，夹在书页里当书签，下次再读时，一打开就是满鼻的香，连秋风都像被腌在了书里。

有人说现在日子太急，没工夫在秋风里读书？可我总觉得，不是没工夫，是少了点“慢下来”的心意。你看秋风，从不急着吹落所有叶子，它一片一片地拂，一点一点地等，像读一本厚书，从不跳页，从不心急。我们读诗看书，不也该这样？不必求快、求多，就着秋风，读一句是一句，品一页是一页。就像喝秋天的菊花茶，要慢慢抿，才品得出菊香里的甜；读秋天的书，要慢慢翻，才悟得到文字里的暖。

往后若你遇着这样的秋风，不妨找本旧书，坐在窗边读一会儿。你会发现，秋风会替你拂去书页上的尘，也会替你拂去心里的躁。原来最好的时光，不过是：风在翻书，我在读，秋光正好，岁月不惊。

秋风可人

罗依依

秋风吹来，已非前日那般燥热，亦非冬日那般刺骨，只是轻轻拂过，便使人觉得爽利。这风，不声不响地钻入窗棂，掀动书页，又悄悄溜走，留下一室的清凉。人们说“秋风可人”，大抵便是这般滋味了。

初秋的风，尚带几分夏末的余温，吹在脸上，既不冷也不热，恰到好处。它掠过树梢，叶子便沙沙作响，仿佛在窃窃私语，商量着何时该换上黄衫，何时该翩然落下。偶有几片心急的，已经翩然离枝，在空中打了几个旋儿，便静静地躺在地上，等待后来的同伴。行人踩过，发出脆响，竟不使人觉得凄凉，反倒有几分踏实的欢喜。

街市上的人，似乎也被这风吹得舒展了眉头。夏日里躲在阴凉处的摊贩，如今将货物摆得开阔了些，叫卖声也不似先前那般焦躁。卖瓜的老汉摇着蒲扇，虽已无大汗淋漓之虞，却仍保持着夏日的习惯，只是节奏慢了许多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晃着。妇人们携儿带女上街，孩子们跑跳着，追逐被风卷起的落叶，笑声清脆，竟比夏日里在树荫下躲太阳时活泼得多。

田野里的风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它掠过稻田，稻穗便低垂了头，泛起层层金浪；穿过果园，果香便四散开来，勾得人喉头微动。农人站在田埂上，望着这片景象，脸上虽刻着岁月的沟壑，眼中却闪着收获的光亮。秋风于他们，不是文人笔下的诗意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预告——预告着忙碌，也预告着温饱。

我最爱黄昏时的秋风。夕阳西下，余温尚存，风却已经凉了。这时漫步街头，看归家的人步履匆匆，看炊烟袅袅升起，又被风吹散。空气中混合着各家饭菜的香气，隐约可辨出谁家炒了辣椒，谁家炖了肉汤。这风不像春风那般撩人，也不似冬风那般刺骨，只是恰到好处地提醒着：该回家了。

秋风中的夜晚尤为宜人。不必再摇扇取凉，只需一床薄被，便可安睡。窗外风声簌簌，不是呼啸，而是低吟，如母亲哄孩入睡的歌谣。偶尔传来几声虫鸣，却已不似夏夜那般喧闹，只是断断续续地，仿佛也在享受这份清凉，不忍过多打扰。若是逢着月明之夜，清辉洒地，风移影动，珊珊可爱，更添几分静谧。

人说秋风萧瑟，我看未必。这风分明是温和的，体贴的。它知夏日的酷热已使人倦怠，便悄然而至，为人间换一番气象；它知冬日的严寒将至，便不急于降温，只一日凉似一日，让人有所准备。它吹走了浮躁，留下了沉静；吹走了倦怠，留下了清醒。

秋风之可人，不在其形，而在其神；不在其声，而在其意。它如一位老友，不常来访，却总在恰当的时候出现，带来恰到好处的问候。当我们察觉时，它已经改变了天地，也改变了我们的心境。

站在秋风里，不觉已是中秋。

字如其人

俞俊

人们常说“字如其人”，多是指一撇一捺的书法笔锋，风采就像一个人为人处世一样，能从中窥见书写者的脾性与胸襟。其实，文章比书法更能映出一个人的性情，字里行间藏不住一个人真实的活法和心里的温度。

放下无戒的这本《一半诗意，一半烟火》，脑子里就跳出“字如其人”这四个字。读她的文字，就像在一个午后遇见一个背着双肩包、眼神清澈的朋友。她不急不慢地坐下来，也不会给你讲什么大道理，只是平常地和你叙述生活中的喜乐和路上的见闻。

无戒的文字，是一种无保留的敞开，给我最大的感触是真诚。她写少年友情、写荒野流浪、写家庭琐碎，她写恢弘天地、写艰难人间、写曲折经历，你读到的，是一位行者的眼睛、一位倾听者的耳朵，一位思索者坦然的内心独白。她写道，“我悄悄地在夜深

人静的时候，写下内心深处的感悟，小心翼翼地封存起来。那些文章慰藉着我自己的灵魂，我用笔写着我所向往的世界，我想拥有的世界。”每一个字，都是从亲历的生活与情感的土壤里发芽生长的，有着可亲可爱的模样。不由想起民国时期的汪曾祺，他写西南联大的雨、写故乡的野菜、写文人往事，莫不是信手拈来，恬淡冲和，与其本人的敦厚与达观，互为印证。无戒的文字，也始终保持着这份朴素的真诚，这是她文章的底色，也是她为人的底色。

“字如其人”，更在于性灵的流露，源于她敏锐的感官与一颗拒绝僵化的内心。书中写旅行，写那些走过的路，她没有夸耀自己多么见多识广。她总是从一件小事上，看到一片大风景。她写自己跟着河流前行，静坐在瀑布顶端的山石上，灵魂穿越过

整个大山，升上了天空。身体忽然变得透明、轻盈，我好似不再是我。鲜活跳脱，充满活力趣味。和妹妹一起旅行，打不到顺风车，只好徒步前行，她写道，“这一刻，感觉身体是负重的，但是心灵是释放的。这种走在路上的漂泊感很美好。”不由让我想起苏东坡，他在黄州种地、酿酒、发明东坡肉，以一颗灵动智慧之心应对贬谪的苦澁生活。无戒的文字中，到处藏着这样生活的智慧，能越过沉重的障碍，在逼仄的现实中，为精神找到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地。

无戒的文字，算不上特别精致优美，但透过不事雕琢却自有风骨的篇什，得以看见一个独立、行走且真诚透明的灵魂。在今天这个容貌可以被美颜、声音可以被修饰的时代，这样一份笔墨与心灵的坦诚相见，格外动人，也格外拥有穿透时光的力量。

老屋

赵作奎

回到老家，已是秋黄。落叶在半空中打着圈，不愿离去，那是枝条的依恋，对季节的最后一个告别。

老屋顶上的杂草绿了又黄，它用四季的风霜雪雨，记录着老屋的岁月沧桑。

父亲走了，他把自己融入了故乡的泥土，也带走了老屋灶台生起的炊烟。那天，雨整整下了一夜，父亲躺在灵床上，最后一次静卧在人间静谥里。

雨水顺着屋檐滴落，屋内的烛光

摇曳，映照着我们兄弟姐妹的泪眼。我们围坐在父亲的灵床旁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哀思和不舍。父亲生前的音容笑貌，只能在记忆中寻觅了。

天亮时，雨终于停了。天空还有浅浅的云层，缓缓地走过湿漉漉的田野上，带走了父亲的岁月。

我们按照家乡习俗为父亲举行了葬礼。亲戚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送父亲最后一程，他们带来了鲜花、纸钱和祭品，表达对父亲的敬意和怀念。葬礼结束后，我们回到老屋，

看着空荡荡的老屋，心中充满了失落。母亲默默地收拾着父亲的衣物，每一件都承载着她对父亲的深情。我们默默地帮助她。为了让母亲早日走出对父亲思念的阴影，我们兄妹几个轮流照顾母亲。

老屋的灶台再也没有升起炊烟，但我依然能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每次回到老屋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个雨夜，想起父亲躺在灵床上的宁静面容。